

漢晉時代滇越通道考

附《水經注》葉榆水下流即今盤龍江辨

嚴耕望

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馮承鈞譯本）上卷《陸道考》云：

唐以前中國人開拓雲南與東京（今河內）交通之事，今尚無跡可尋，六世紀初年之《水經注》似未言及此。

今按此論未確。考之《水經注》，實已有頗詳紀錄。其卷三七《葉榆水》，《經》云：

東南出益州界，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過交趾蒼冷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

鄺氏於「益州界」下《注》云：

葉榆水又東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豎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上言，從蒼冷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便習戰鬪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

又於「進桑關」下《注》云：

進桑縣，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馬援言從蒼冷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自西隨至交趾，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

按馬援此事，范《書》不載，楊《疏》以為「當本他家《後漢書》」。是東漢初年，由交趾之蒼冷，經進桑關、西隨縣、賁古縣、至益州郡為一通道，蓋多循葉榆水而上行也。¹ 故欲知此道行程，當先知酈《注》葉榆水此段，相當於今之何水。

按《水經注》所記之葉榆水，清代學人釋者多家：或謂今紅江（禮社江、元江、富良江），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卷七）主之。或謂當為濠備江，下流入瀾滄江，王先謙《漢書地理志補注》（葉榆條、秦臧條）主之。且謂酈《注》以葉榆水東入滇池，合盤江為誤書。而楊氏《水經注圖》，則以酈《注》之葉榆水上源為紅江上流之禮社江；下游即上文所引賁古、西隨以下一段，實指今盤龍江（清水河）而言。今就酈《注》所述詳審觀之，楊《圖》之說，最得其正，不可易。蓋古人地理知識不夠，又在西南邊徼，酈氏北人，對於西南邊徼地理更為隔膜，乃至張冠李戴，不足為異也。惟楊、熊兩《疏》皆未辨明酈《注》葉榆水之下游一段何以即是今盤龍江；今特補為疏說，為另文，附刊本文之後，以釋讀者之疑。

此段葉榆水既為今盤龍江，則馬援欲行之道當即畧循今盤龍江河谷而行，蓋水陸兼濟之道也。茲再就上引酈《注》涉及通道諸地名畧指今地如次：

賁古縣、梁水郡 《漢地志》，賁古縣屬益州郡；《續志》同。《紀要》一一五云，其地在臨安府（建水縣）東南。《漢地志補注》引《雲南通志稿》云，據酈《注》以為當在今師宗以北，羅平州東及貴州興義府；與臨安無涉。而熊《疏》疑即今彌勒縣。按《漢地志》、《續志》，此縣皆屬益州郡，不屬牂牁郡，則其地東在雲南東部與貴州接壤處之可能性不大。《通志稿》之說似難置信。復考《華陽國志》四《南中志》，賁古縣為梁水郡三縣之一，而梁水郡「在興古郡之盤南」；《晉地志》賁古即屬興古郡，《宋書·州郡志》，梁水郡「晉成帝分興古郡立」是也。² 是則梁水郡、賁古縣皆當在興古郡治之南，而據上引《葉榆水注》，賁古縣當在梁水郡治之北，即賁古介在興古、梁水兩郡治之間。又考《水經注》三六《溫水注》，溫水自滇池地區東南流經毋單縣，西側有大池澤河流甚多。又南逕興古郡之毋檟縣東，南橋水合梁水由西來會。「溫

¹ 酈《注》明云，進桑關在葉榆水上，馬援欲由水道入關至葉榆水上之賁古，則取道葉榆河谷而上甚明。楊《疏》及《圖》既以葉榆水此段係指今盤龍江而言。而楊《疏》又云：「按馬援從蒼冷水道出進桑，是由富良江水道上溯；然至益州賁古，中隔溫水，蓋兼開陸路轉輸，故云兵車資運所由。」何耶？

² 《晉書》八一《王遜傳》，「分永昌為梁水郡」。蓋誤記，梁水郡與永昌郡似不相接。

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治宛溫縣。《晉書地道記》治此。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劉禪分興古之監南置郡于梁水縣也。」則興古郡、梁水郡皆在溫水之東側不太遠，即在今南盤江上游（開遠以北）之東側不甚遠也。賁古在興古、梁水兩郡間，則其地在今彌勒之說最爲近是。臨安東南之說，亦嫌稍南，更絕不會遠在滇、黔接境處矣。

律高縣 兩《志》屬益州郡。王先謙引《通志稿》，今彌勒縣地。楊《疏》，同。蓋與賁古爲同一地區，而在賁古西北歟？

漢興縣 《華陽國志》四《南中志》，縣屬興古郡。楊《疏》，當在今廣西州境。按廣西州，今瀘西縣，恐亦太北。

西隨縣 兩《志》屬牂柯郡；《華陽國志》，亦爲梁水郡三縣之一。則其地當在今滇越鐵路以東。《續志集解》引李兆洛說，在元江州東，是西至東經 102 度地區，非也。《漢地志補注》引《雲南通志稿》云，當在廣南（府）南境及越南界內。按西隨屬牂柯郡，當在賁古之東南，觀酈《注》似亦如此。則《通志稿》之說當畧近之。惟酈《注》云：「自西隨至交趾，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里距離失之過大，然參之《漢地志》，當亦有千里之譜。³ 疑其地尚在今中國境內，蓋文山縣地區，故云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也。楊《圖》繪於河內西北之宣光，在河內與中越國界之間，則距交趾極近，且何云崇山接險耶？

進桑縣 《漢地志》屬牂柯郡，「南部都尉治，有關。」即酈《注》進桑關也。《續志》作進乘。據酈《注》，在西隨之東，當在今中越接境處，或稍南，可能即河江或其南境。據美國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s J-II*，其地當高原夾谷下落到平原地區，爲設關置尉之最適宜地段。《補注》引《通志稿》，在越南交岡。今圖無此地名。楊《圖》置於宣光東南，則太偏南。牂柯郡境，何得遠伸至交趾郡附近耶？此決不可能者。

蒼冷縣 《漢地志》，蒼冷縣屬交趾郡，都尉治。據酈《注》，當在交趾郡治之北或西北不太遠。《紀要》一二安南國太原府，蒼冷城在府西。楊氏《水經注圖》置於河內西北之臨洮。檢對國防研究院《世界地圖集》第一冊《越南北部圖》，約在今富壽地區。按《元和志》三八《峯州》，漢「置交趾郡之蒼冷縣地也。」「東南至安南府一

³ 《漢地志》，西隨縣「糜水西受徼外，東至糜冷入尚龍溪，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此可爲旁證。

百三十里。」度今日富壽至河內之方位里距，亦畧相當，則明、清舊說殆不誤。

前引鄺《注》葉榆水之一段流程所涉地名，已詮次如上，則漢世通道當由今河內向西北畧循盤龍江（清水河）而上，經宣光、河江，入雲南東南隅，經文山（開化），盡盤龍江源，渡南盤江，又北經彌勒，西北至昆明也。今檢申報館《中國分省新圖》，有舊道循盤龍江而上，經文山，向西北至開遠，北達昆明，不繪經彌勒一線。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第四冊丙27《雲南人文圖》，文山至開遠為汽車道，而開遠有汽車道東北經彌勒、路南、宜良至昆明。此二圖皆似文山不向北直通彌勒者。考《天下郡國利病書》一〇八《越西路考》云，由雲南治城東歷湯池、宜良凡十七亭至路南州。又東南十五亭至彌勒州，又東南七亭至竹園村，「其地坦平，可通輪。竹園東南八亭至江邊，江濶六十餘丈，……橋岸有坡，崎嶇，……波〔渡？〕江上坡亦崎嶇，歷大百戶，有普世隆寨，……。」按國防院《圖》，彌勒南有竹園街，竹園東南有江邊街，臨南盤江，江之東南有大百戶，當盤龍江源頭，則彌勒北通昆明，南通盤龍江源，固有古道也，殆即漢世故道歟？

或曰雲南東南流入越南之大水為紅河（富良江）。盤龍江較小，交通路線多沿水而行，古人道路何以捨大河而取較小河谷？按此當有歷史及地理因素。考《蠻書》六《雲南城鎮篇》云：

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賈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峯州路行。

是則唐世山地夷民仍不習舟船，故捨沿江水路寧取陸路而行也。漢代夷人習慣，當不大異，操舟技術當更不能較唐為佳，疑漢世捨紅河大水而取盤龍河谷而行，殆亦此道陸行較多之故歟？且唐代夷人取林西原道，按《新唐志》，安南都護府所管羈糜州有林西州及西原州。《新》二二二下《南蠻傳》，西原蠻居邕桂之西，兵陷桂管諸州，至道州。則林西州、西原州當在今廣西西境，最遠當仍在紅江以北，不應在紅江以南。然則唐世夷人所取之道仍在富良江東北側，可能即漢代循盤龍江而行之故道歟？詳《唐代滇越通道辨》。

馬援欲循此道由交趾入益州郡，則此道開通必在東漢初年以前無疑。且《漢地志》既云牂柯郡進桑縣為南部都尉治，有關。按都尉例治軍事交通要害地。既置關，尤必當交通要道，此不待論者。即就《漢地志》南疆諸郡言，記關者除牂柯郡之進桑縣外，合浦郡之合浦縣，鬱林郡之雍鷄縣，蒼梧郡之謝沐縣、荔浦縣，皆有關，蒼梧郡又有離水

關。按漢合浦縣在今廣東合浦縣境，自古迄今皆當廣東通越南要道。⁴ 漢雍雞縣在今廣西崇善縣，當廣西通越南之鐵道；漢荔浦縣在今廣西荔浦縣，謝沐縣在今湖南永明縣，皆在湖南通廣西道上；⁵ 蒼梧郡在今蒼梧縣，離水關當在縣西離水(今桂江)上；則《漢地志》所記南疆諸關，皆當要道也。進桑爲都尉治，又有關，則西漢時代此路已大通爲要道。蓋其時交趾郡(今河內)向北到內地，有東及東北、西北三孔道，即置三關以扼之。東循海岸至合浦，入合浦關；東北畧循今桂越鐵路，入雍雞關；西北行則畧循葉榆水河谷入進桑關也。惟川滇道雖經唐蒙鑿修，然太險峻，不能有效的控制滇中諸蠻，致此交趾西北通牂柯郡、益州郡之進桑關道利用之時間或較少，故遂不爲人所知歟？然仍非不能行，故馬援乃有由交趾進兵益州之擬議也。

逮東漢末年三國時代，此道仍通行。如《三國志》三八《蜀志·許靖傳》，靖由南海(今廣州)「循渚岸」(實取合浦道)至交趾。其與曹公書曰：

欬……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此時交州在今廣州)驛使斷絕，欬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章(士燮字威章)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

是交趾有道通蜀中必爲盡人皆知之事實，故許靖在交趾極圖由此入蜀也。惟其時劉璋在蜀，爲政治考慮，不欲某些故官長吏進入防區，故許靖由交趾入蜀之希望受阻。然同傳後文云：「後劉璋遂使招靖，靖來入蜀。」是仍遂初志也。又同書四九《吳志·士燮傳》，爲交趾太守，附於孫權，「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遙〕東附。」同書五二《吳志·步騭傳》，「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欬內附。」按此益州指益州郡而言，在今雲南中部滇池地區。然則由許靖、雍闓兩事觀之，士燮在交趾，固常與益州部、益州郡有信使相往來也。

復考《華陽國志》四《南中志》云：

咸熙元年(魏滅蜀之明年)，吳交趾郡吏殺太守孫靖，內附魏。……(魏)南中監軍霍弋表遣建寧爨谷爲交趾太守，……泰始元年(即次年)谷等徑至郡。

⁴ 《葉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記》，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至合浦，越王令二使者舉二郡降。《華陽國志》四《南中志》，泰始中，交趾太守馬融遣將攻合浦，大破吳軍。七年吳大舉攻取交趾，虜融，傳送秣陵，至合浦，病卒。皆較古例證。

⁵ 此道今仍爲大道。看申報館《中國分省新圖》。《史記》一一三《南越傳》，元鼎五年伐南越，故歸義越侯二人，「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蓋一由離水經今桂林，一由謝沐、荔浦直達蒼梧也。

是亦魏晉之際，雲南道通交州之一證。《南中志》又述太安中李毅為寧州刺史，下云：

夷愈強盛，破壞郡縣。……會毅疾甚，軍連不利，晉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光熙元年春三月，毅薨，子釗任洛還赴，到牂柯路塞，停住交州，……三年乃得達。丁喪，文武復逼釗領州府事，……懷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

按寧州即南中監軍所部改置，治所在今曲靖地區。是西晉末年，寧州、交州直接通道之證。蓋其時李特亂益州，故洛陽至寧州須迂道經交州，而交州亦得出兵救援寧州也。寧州既在今曲靖，由交州至寧州，正當取盤龍江路，如馬援所指之道矣。

又考《晉書》五七《陶璜傳》，晉武帝時，璜為交州牧，上疏曰：

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

按興古為寧州之屬郡，蜀漢所置，治宛溫縣，見《水經注》三六《溫水注》，前文已引。宛溫，漢縣，《一統志》云今羅平；楊《疏》謂今宣威南。檢《續郡國志》劉昭注引《南中志》，「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參此條去交趾郡之里程，則羅平之說為可信，不得北至宣威也。此條明云寧州與古郡至交趾郡一千六百里，有水陸道可通；興古在今羅平地區，其南行入交趾，正當即循盤龍江而行，即馬援所指之舊道也。

抑尤有進者，考《史記》一一三《南越傳》，《索隱》云：

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人，有駱王，駱侯。……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

《水經·葉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記》，畧同。按《續郡國志》交趾郡有封溪縣。安陽王事雖屬傳說，但當有所據。蓋秦滅蜀時，蜀王室之一支避秦鋒而南徙，侵至交趾，敗駱侯而王其地耳。是則，似紀元前四世紀末，已見蜀與交趾有通道矣；惟此蜀王子之由蜀入交趾是否即經雲南，亦不能確斷耳。

附：《水經注》葉榆水下游卽今盤龍江辨

前撰《漢晉時代滇越通道考》，提到清代學人釋葉榆水者，意見頗歧。如陳澧云今紅河（禮社江、富良江）；王先謙云當爲濛備江，下流入瀾滄江；而楊守敬以爲上源指今禮社江，下游則指今盤龍江而言。余謂楊說最得其正，惟楊熊兩《疏》皆未有所辨釋，今爲補疏如次：

《水經注》卷三七《葉榆水》，《經》云：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過不韋縣，東南出益州界，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過交趾蒼冷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東入海。

鄭《注》云：

（葉榆）縣之東有葉榆澤（今洱海），葉榆水所鍾。……不韋……北去葉榆六百餘里，葉榆水不逕其縣。……葉榆水自縣（似指葉榆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于不韋爲東北。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縣南，與濮水同注滇池澤（今滇池）于連然（今安寧縣）、雙柏縣也。葉榆水自澤又東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竝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按《華陽國志》四《南中志》，漏江「九十里出蝮口」。）……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北入葉榆水。……葉榆水又東南絕溫水⁶而東南注於交趾。……

是《經》、《注》皆云水出葉榆縣，《注》且云鍾爲葉榆澤，然後流出。按《漢地志》，益州郡葉榆縣「葉榆澤在東」。葉榆縣在今太和縣，葉榆澤卽今洱海，此無疑者。由洱海流出之水，誠惟濛備江，下流入瀾滄江。然討論此問題，當就《經》、《注》本身去

⁶ 「絕溫水」謂穿過溫水。此語本不通。但古人確有此觀念。如謂濟水橫截黃河，卽爲顯例。實卽兩水相會，然後分流，仍用原名耳。下文引溫水、濮水流程，與葉榆水同會大澤，又各分流，皆是此意。

理解，不能全據今日詳明之地理知識為論斷。《經》、《注》皆云東南至交趾蒼冷，東入海，則其所指，絕非瀾滄江可知。檢《續雲南通志稿》卷二〇及一二，紅河又名元江、富良江，上流稱禮社江，江有二源。東源發雲南縣梁王山，西南流下白巖，經彌渡南至蒙化，合西源；西源發蒙化西北八十里花判山。檢今圖，白崖距洱海東南岸不過數十里，其西源與洱海南端更接近，與由洱海西南流出之濠備江只一山之隔，古人地理知識未精，且其時瀾滄江在徼外，所知更少，故《經》、《注》皆以為洱海西南流出之水即禮社江之上源，此可理解者，故就發源洱海東南流經牂柯郡南境，至交趾郡入海言之，此惟禮社江及其下游稱紅江、富良江者足以當之，此亦無可疑者。然酈《注》自不韋縣以下至「東南絕溫水」之一段敘事，所見古地名甚多。其梁水郡、賁古縣、律高縣之大致地望已見前考，讀者或疑余說有牽就盤龍江流域之嫌，今姑存不論；而先就漏江以上諸名順着酈《注》之前後次序畧釋如次（不注出處者，皆據《漢地志補注》或《續志集解》）：

- 不韋縣 《漢地志》屬益州郡，《續志》屬永昌郡。《一統志》，今保山縣治。
- 遂久縣 兩《志》屬越嶲郡，前人釋地皆云在金沙江之北，永勝、中甸、鹽源地區。
- 姑復縣 兩《志》屬越嶲郡，舊說不外雅龍江、金沙江合流處至大姚、元謀地區。
- 邪龍縣 《漢地志》屬益州郡，《續志》屬永昌郡，舊說不外今蒙化至楚雄地區。
- 秦藏縣 兩《志》屬益州郡，舊說在今富民、祿豐等縣地區。
- 滇池澤 今滇池。
- 連然縣 兩《志》屬益州郡，在今安寧縣。
- 滇池縣 兩《志》屬益州郡，故城在今晉寧縣東。
- 同竝縣 兩《志》屬牂柯郡，是亦在滇池東也。舊說今澂江縣地，楊《疏》謂宜良縣東，相去不遠。
- 漏江、漏江縣 兩《志》，縣屬牂柯郡。王先謙引《雲南通志稿》，漏江即今杞鹿湖，縣即今通海縣。楊《疏》云，當在今路南東，楊《圖》置於白龍潭、黑龍潭，蓋以兩潭為漏江歟？據《續雲南通志稿》卷七，潭在路南州東十餘里。楊《疏》又云「按《蜀都賦》劉《注》，漏江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故曰漏江。《華陽國志》四，九十里出蟻口。」按酈《注》明云漏江在滇池以東，與劉《注》在建寧者相合，若通海杞鹿湖在滇池正南，去建寧亦太遠。故以楊說為近是。

綜觀上列地名表，酈《注》「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究應作如何解釋，與酈

《注》葉榆水下游即今盤龍江之說關涉甚少，今姑不論。然連然縣、滇池縣、滇池澤之傳統所釋今地則絕無可疑者。是酈氏心目中之葉榆水，由今洱海東南流入滇池，又由滇池東流也。檢照今日地圖，絕無一河流與此畧相當者。蓋益州、牂柯皆邊徼蠻荒之郡，中華人士，瞭解本少，惟洱海至滇池一段交通路線上，使臣商賈往返較多，稍有瞭解，道南不乏大水，且有水自滇池之西南向東北流入池中，故誤以葉榆水由洱海東南流經大道之南境至滇池而匯入也。在古代邊徼地理知識貧乏時代，此種錯誤極有可能也。

然此仍不足證明酈《注》之葉榆水下游即今盤龍江。欲證明此點，當比觀酈《注》所述溫水行程始能得之。同書三六《溫水經》云：「溫水出牂柯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酈《注》云：

溫水自（夜郎）縣西北流，逕談藁，……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周三百許里。……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溫水又東南逕牂柯之毋單縣，橋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洲，周四七里，一名河水，……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洲上，又有雲平縣，並在洲中。橋水東流至毋單縣，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興古郡之毋檄縣東……與南橋水合。水出縣之橋山，東流……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東南逕鐔封縣北，又逕來惟縣東，而僕水右出焉。

茲釋其重要地名如下：

夜郎縣 今地雖不能確指，但在滇黔接境地區無疑。

味縣 今曲靖、南寧縣地區。

滇池城 即滇池縣，在今滇池東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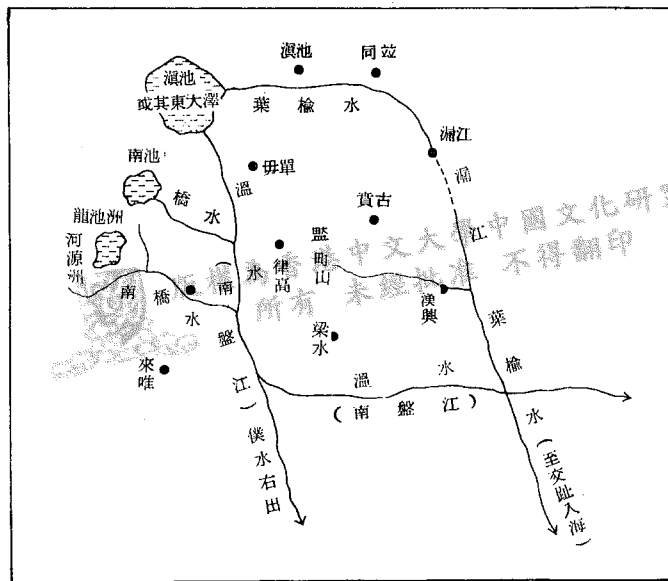
毋單縣 《漢地志》、《續志》皆屬牂柯郡。楊《圖》繪於彌勒縣西，南盤江之東側，蓋得之。《漢地志補注》引《通志稿》疑毋檄之譌，非也。

俞元縣 兩《志》屬益州郡。《補注》引《華陽國志》，縣在河江洲上。《一統志》，今河陽縣地。楊《圖》亦然。

毋檄縣 兩《志》屬益州郡。據《通志稿》，今寧州、華寧縣。楊《圖》置於縣南。

來惟縣 《漢地志》作來唯縣，屬益州郡。據《補注》及所引《通志稿》，約在今蒙自、開化（文山）地區，已畧近之。下文論定，當在建水縣（舊臨安府）南北地區。

據此，溫水自滇黔接壤地區西南流經滇池縣，又西與葉榆、僕水匯入同一大澤，即滇池澤或其東之一大澤（楊《圖》以楊宗海當之），然後溫水又東南流經毋單縣境，毋檄縣東，律高縣南，梁水郡南，此段流程之西側，有橋水、南橋水，上承南池等大澤。故知毋單、毋檄、來惟之今釋大致不差，然則此溫水上流即今南盤江之上流（開遠以北，江水由北而南之一段），斷可知矣。《經》、《注》固亦謂溫水即鬱水也。楊《圖》所繪甚是。今合觀《溫水注》，《葉榆水注》，酈氏所理解者，葉榆水與僕水由西南同注滇池澤，溫水則由東北注入滇池澤，或其東一大澤，而實相連貫。然後溫水（酈氏之意包括僕水）由澤向東南流，經南池等大澤之東，毋單縣境，毋檄縣東，又經律高縣南，梁水郡南，又南逕罈封、來惟兩縣東北，僕水向右（即向南）分出，而溫水則向東流為鬱水。葉榆水由滇池澤東流經滇池縣南，同竝縣南，又東逕漏江縣，河流中斷復出，又經賁古縣東北，又逕律高縣東，梁水郡東，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流至交趾入海。據此形勢，可作示意簡圖如次：



據此圖形勢，溫水之西有頗多大池澤，支分入兩橋水，東流入溫。此段溫水自非今之南盤江上流莫屬。《溫水注》，在來惟縣東有「僕水右出」之文。檢酈《注》卷三三《江水注》附載一段云：

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又逕寧州建寧郡，……歷雙柏縣，……又東至來

唯縣入勞水。水出徼外，東逕其縣，與僕水合。僕水（前人校本，多謂此僕水二字為衍文。）東至交州交趾郡蒼冷縣，南流入於海。

按僕水逕邪龍、雙柏，與前引《葉榆水注》云與僕水同注滇池澤相應。綜觀鄺氏之意，蓋謂葉榆、僕水、溫水皆注滇池澤，然後葉榆東流，而溫水、僕水合流而南，至來唯東境，又分流，溫水東流（今南盤江至開遠折而東流），而僕水右出，即向南分出也。此向南分出之僕水流入勞水，東至交趾郡入海。勞、僕二水合流之後，或稱勞水，或稱僕水，此不關緊要，然其為今之紅河、富良江則無問題。檢今日地圖，南盤江與富良江雖不相通流，然富良江之一支源曰南溪河（即滇越鐵路所行之河谷），其上源與南盤江之一源大屯海（在開遠縣南）⁷ 極相近，至多僅一小嶺之隔（在北緯 23.5 度稍南），古人地理知識不精，視為通流，以為僕水由溫水（今南盤江）分出，南流入勞水（富良江），此不難理解者。然則綜觀鄺氏三《注》，溫水由滇池地區南流至來唯，分出之僕水南入勞水，東南至交趾入海者，即指今南盤江南流至開遠處，然後南接蒙自之南溪河入富良江，更東流至越南入海之水道也。

此點既明，今再觀據鄺氏溫水、葉榆水兩《注》所作之上圖，則鄺《注》此段葉榆水所指，自必在今南盤江上流（開遠以北）之東，即在滇越鐵路以東，亦在今富良江以東地區。今觀任何地圖，皆無一水自滇池地區東流，又橫過開遠以東之一段南盤江流，再東南流入越南河內境入海者。有之，惟盤龍江可畧相當。據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第四冊丙 25《雲南地形圖》，盤龍江上源距南盤江（自開遠東流一段）極相近。觀美國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s J-II*，尤其相近，幾乎連接起來。而在此盤龍江源頭地區，南盤江之北有一支源曰甸溪，由瀘西縣（舊廣西）彌勒縣南流入南盤江。深信鄺氏葉榆水此段即指甸溪與盤龍江而言。甸溪上源誠與滇池地區之各水不相接，然鄺《注》本云此間有漏江，水流地下而復出，正見鄺氏亦知其不相接也。而甸溪南入南盤江處之南岸不遠即為盤龍江之源頭，故云「葉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於交趾」也。然則今盤龍江誠非由葉榆澤東南流下之葉榆水，然鄺《注》此段所述之葉榆水即為今日之盤龍江，亦即馬援所欲取途之道，亦無疑也。而熊《疏》云賁古縣在今彌勒縣，亦誠為最接近之推測矣。

⁷ 此據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雲南地形圖》；而美國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s J-II*，此海為富良江另一支源（在南溪河之西）之水源。此水源與南盤江之一源更相近，故不礙此一推論。

或曰，如《水經注疏》、《水經注圖》及此辨所論，酈《注》述水與實際水道不合者太多，楊、熊兩氏及子之說得無可疑？曰，酈氏為一千五百年前之北方人，當時南朝政府尚不能控制滇、黔地區，北朝人對於此一地區更為隔膜，酈氏據圖記撰述，仍大體不差，此已難能；其頗多不合事實，誤以不相通流之兩河為通流者，誠不足怪。《通鑑》二四三，唐長慶三年紀胡《注》：「邕州宣化縣有左江、右江二鎮。左江出七源州界，至合江鎮與右江水合為一水。右江源出峨利州界，與雲南大槃水通。」按大槃水即今南盤江，右江即今右江，在廣西西南境，實不與南盤江通流。胡氏時代已後酈氏七百餘年，宋與大理通好，西南邊區貿易甚盛，且宋亡前二十六年即宋寶祐元年（西元1253年）元已滅大理，有其地，胡氏以寶祐四年登第，書成於宋亡之後。⁸ 其對於滇、桂宜有較深之認識，但仍有此誤。且即今日地理書、地理圖亦多誤記誤繪者，更無怪乎酈氏有相類之誤述，亦非楊、熊兩氏與余曲解酈《注》也。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一日初稿

附記：《三國·魏志》四《陳留王奐紀》，咸熙元年，吳交阯人呂興殺太守，欲歸誠於魏。乃「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桑）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此明進乘縣進乘關當交阯與益州要道。

⁸ 詳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畧》，標點本《資治通鑑》。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Yunnan and Vietnam during the Han and Chin Dynasties


(A Summary)

YEN KENG-WANG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French Sinologist, Paul Pelliot, said, "Until now no trace can be found to show that the Chinese had already opened up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Yunnan and Hanoi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In fact, such route had been developed as far back as in the Han and Chin periods. At that time, people who travelled by way of that route were quite numerous. There i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Ma Yüan's 馬援 plan to attack Yunnan by way of the watercourse from Hanoi in the great geographical account, *Shui-ching chu* 水經注. That watercourse was known as the Yeh-yü River 葉榆水, i.e., the present P'an-lung Chiang 盤龍江, and not the present Fleuve Rouge. As there have been confus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at watercourse, an appendix to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in an attempt to clarify the confusion.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